

舊雜啓言喻經卷

上

聚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瑛塔院庶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常出二世鐵十機謹誌



B 64853

舊雜譬喻經卷上

吳

康

僧

會

譯

昔無數世有一商人號曰薩薄時適他國賣齋貨所
止近在佛弟子家佛弟子家時作大福安施高座衆
僧說法講論罪福善惡由心心身口所行及四諦非
常苦空之法遠道賈人時來寄聽心解信樂便受五
戒白優婆塞上座以法勸樂之言善男子護身口心
十善具者戒有五神五戒有二十五神現世衛護令
無枉橫後世自致無爲大道賈人聞法重喜無量後
還本國國中都無佛法便欲宣化恐無受者以所受

法教化父母兄弟妻子及諸中外皆便奉法去賈人
土千里有國民多豐樂寶物饒好二國圯塞絕不復
通百餘年中所以故有闕又居其道中得人便噉前
後無數是故斷絕無往來者賈人自念吾奉佛戒如
經所道及有二十五神見助不疑聽彼鬼唯一人耳
吾往伏之必獲也時有同賈五百餘人便語衆人吾
有異力能降伏鬼汝等能行詣彼者不及有大利衆
人自共議二國不通從來太久若得達者所得不訾
便相可適進道而去來至中路見鬼食處人骸骨髮
狼籍滿地薩薄自念鬼神前後所可食人今證驗現

我死職當恐此衆人便語衆輩汝等住此吾欲獨進
得勝鬼者當還相迎不得來者知爲遇害便各還退
勿復進也於是獨前方行數里逢見鬼來正心念佛
志定不懼鬼到問曰卿是何人答曰吾是通道導師
也鬼大笑曰汝聞我名不而欲通道薩薄曰知汝在
此故來相求當與卿鬪若卿勝者便可食我若我得
勝通萬姓道益天下利矣鬼言誰應先下手乎賈人
言吾來相求故應先下手鬼聽可之以右手扞之手
入鬼腹堅不可出左手復打亦入如是兩脚及頭都
入鬼中不能復動於是闕又卽以頌而問曰

手足及與頭 五事雖絆羈 但當前就死
跳踉復何爲

賈客偈答

手足及與頭 五事雖被繫 執心如金剛
終不爲汝擘

鬼復說偈

吾爲神中王 作鬼多力旋 前後嗽汝輩
不可復稱數 今汝死在近 何爲復調語

賈客偈答

是身爲無常 吾早欲棄離 魔今適我願

便持相布施 緣是得正覺 當成無上智

鬼說偈歸依

志妙摩訶薩 三界中希有 畢爲度人師
德備將不久 願以身自歸 頭面禮稽首

於是閱叉前受五戒慈心衆生卽爲作禮退入深山
薩薄還呼衆人前進彼土於是二國並知五戒十善
降鬼通道乃識佛法至真無量皆共奉戒近然三尊
國致太平後昇天得道乃五戒賢者直信之恩力也
佛告諸比丘時薩薄者我身是菩薩行尸波羅蜜所
度如是過去無數劫爾時有孔雀王從五百婦孔雀

相隨經歷諸山見青雀色大好便捨五百婦追青雀
青雀但食甘露好果時國王夫人有疾夜夢見孔雀
王寤則白王王當重募求之王命射師有能得孔雀
王來者賜金百斤婦以汝小女諸射師分布諸山見
孔雀從一青雀便以蜜麩處處塗樹孔雀日日爲青
雀取食如是玩習人便以蜜麩塗己身孔雀便取蜜
麩人則得之語人我以一山金相與可捨我人言王
與我金并婦足可自畢已便持白王孔雀白大王王
重愛夫人故相取願乞水來咒之與夫人飲澡浴若
不差者相煞不晚王則與水令咒授與夫人飲病則

除宮中內外諸有百病皆因此水悉得除愈國王人
民來取水者無央數孔雀白大王寧可水繫我足自
在往來湖水中方咒令民遠近自恣取水王言大雀
則引水入湖水中自極制方咒之人民飲水聾盲視
聽跛偃皆伸孔雀白大王國中諸惡病悉得除愈人
民供養我如天神無異終無去心大王可解我足使
得飛往來去入湖水中瞑上此梁上宿王則令解之
如是數月於梁上大笑王問曰汝何等笑答曰我笑
天下有三癡一曰我癡二曰獵師癡三曰王癡我與
五百婦相隨捨追青雀貪欲之意爲射獵者所得是

爲我癡射獵人我與一山金不取言王常與已婦并金是射獵者癡王得神醫王夫人太子國中人民諸有病者悉得除愈皆更端正王旣得神醫而不牢持反縱放之是爲王癡孔雀便飛去佛告舍利弗時孔雀王者我身是也時國王汝身是時夫人者今調達婦是時獵師者調達是也昔有國王行射獵於曠澤中大飢渴疲極遙望鬱然有屋樹木卽往趣之中有一女人王從求飲食果實之輩所求悉得王請女人與相見侍人白言裸形無衣王卽解衣與有之自然火燒衣如是至三王驚問女何因如此女人答言前世

爲王妻王飯沙門梵志又欲上衣我時言但設飯則可不須與衣故受此罪若王相念作衣與國中沙門道士若曉佛經者咒願女人得脫此勤苦王受其言還國作衣求沙門道人了不得時國無曉佛經者王憶念問舍度父當知之度父言曰昔有人度無錢以五戒經一卷相與讀之耳王言汝知佛經則以衣與度父使咒願令裸形女人得福無量解脫勤苦女人則時有新衣著身故在鬼道中命盡當生第一天上也

昔海邊有國王行射獵得一沙門持作伎沙門夜誦

經作梵聲王言此伎大工歌有客輒伎歌時有異國
優婆塞賈往到其國王請之出沙門令歌優婆塞聞
說深經內心踊躍卽去國人以千萬往贖至三千萬
王乃與之賈人作禮曰我以三千萬相贖在所到道
人卽彈指踊在空中曰卿自贖不贖我也所以者何
往昔王爲賣惹人汝來於王買惹不畢三錢我時任
卿卿遂不還三錢今此王子息乃至三千萬汝當還
本三錢也王卽意解悔過受五戒爲優婆塞師曰債
無多少不可負亦不任人也

佛在世有小兒與兄嫂共居兒日日到佛所受經戒
兄嫂諫不止後取兒牽抱之以杖捶之言佛比丘僧
當救汝兒啼呼恐怖自歸三尊則得須陀洹道承佛
威神便與木抱縛相隨俱飛去出壁入壁出地入地
自在所爲兄嫂見之惶怖叩頭悔過兒便爲兄嫂說
善惡之行俱到佛所受戒佛則爲現宿命本末兄嫂
歡喜心開垢除得須陀洹道

昔有羅漢與沙彌於山中行道沙彌日日至道人家
取飯道經歷提基上行崎嶇危嶮常躡地覆飯汙泥
土沙彌取不汙飯著師鉢中取汙飯澡洗食之如是
非一日師曰何因澡棄飯味答曰行乞去時晴還雨

於堤基躋地覆飯師默然禪思之知是龍嬈沙彌便
起到提上持杖叩擻之龍化作老公來頭面著地沙
門言汝何因嬈我沙彌乎答曰不敢嬈實愛其容貌
耳龍言何以日見其行師曰行乞飯龍言從今日爲
始願日日於我室食畢我壽命沙門默然受請還語
沙彌汝往乞止彼食勿復持飯來沙彌日日於彼食
後見師鉢中有兩三粒飯香美非世間飯問和尚曰
於天上飯乎師默不應沙彌便伺師知於何許飯便
入牀下持牀足和尚坐禪定意牀相隨俱飛到龍七
寶殿上龍及婦諸姪女俱爲沙門作禮復爲沙彌作

禮師乃覺呼出正汝心勿動此非常之像何因汙意
飯已卽將還語之彼雖有殿舍七寶婦人姪女故爲
畜生耳汝爲沙彌雖未得道必生忉利天上勝彼百
倍勿以汙意復謂沙彌言此百味飯飯入口卽化成
蝦蟆意惡吐唾逆反已乃却飯不復入二曰婦女端
正無比欲爲夫婦禮化成兩蛇相交三曰龍背有逆
鱗沙石生其中痛乃達心胃龍有此三苦汝何因欲
之沙彌不應遂晝夜思想於彼不食得病而死魂神
卽生爲龍作子威神致猛其父命盡得脫生人中師
曰人未得道不可令見道及國王內也

昔有國王夫人生一女父母名爲月女端正無比王與衣被珍寶輒言自然也至年十六王恚言此是我與汝何言自然後有乞兒來勾王言此實汝夫月女言諾自然便追去乞人惶怖不敢取女言汝乞食常不飽王與汝婦何爲讓便俱出城晝藏夜進行到大國國王時崩無太子夫婦於城外坐出入行人問曰何等人汝何姓名何國來答曰自然如是十餘日時大臣使楚志八人於都城門行人出入以次相之唯有此夫婦應相耳是時舉國羣臣共奉迎之爲王王夫婦以正法治國人

民安

寧諸小王來朝月女父王在

中飲食已去月女特畱父王月女以七寶作魚機關帳牽一魚百二十魚現推一魚戶則開下爲父作禮白父今已得自然父曰夫人行然臣不及矣師曰月女與乞兒宿命夫婦俱田作令婦取餉夫逢見婦與沙門相逢於岸水邊止從乞婦食則分飯上道人道人止飯夫遙見兩人不謂有惡持杖往見道人飛去婦言卿分自在勿恚夫言兩分者我與共食也師曰夫有惡意故墮貧家作子後見道人歡喜自悔責故同受此福耳

昔佛徒衆比丘行逢三醉人一人走入草中逃一人

正坐搏頰言無狀犯戒一人起舞曰我亦不飲佛酒
將亦何畏乎佛謂阿難草中迷人彌勒作佛時當得
應真度脫正坐搏頰人過千佛當於最後佛得應真
度脫起舞人未央得度也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不復念
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
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
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道也

昔維衛佛在世時國中諸大姓各各一時供佛及比
丘衆時有一大姓貧無以供佛者白言願比丘衆有

欲得藥者某悉當給之時有一比丘身體有疾大姓
以一甘果與之食比丘得安隱除愈大姓後壽盡生
天上勝諸天有五事一者身無病二者端正三者命
長四者得財富五者智慧如是九十一劫中上爲天
下生大姓家不墮三惡道乃至釋迦文佛時爲四姓
家作子名曰多寶見佛歡喜作沙門精進得道號爲
應真夫施高行沙門一人喻波耶穢濁一國人矣
昔有夫婦俱持五戒事沙門有新學比丘不知經至
其門乞夫婦請道人前坐作飯食已畢夫婦俱下地
作禮言少小事道人未曾聞經願開解蔽闇不及比

丘低頭無以答曰苦哉苦哉夫婦心意俱解言世間實苦應時俱得道迹比丘見兩人歡喜亦得道迹也師曰宿命累世三人兄弟願學道迹同行故俱道證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繞塔爲沙門作禮羣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羣臣有金在釜釜沸中以手取可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以冷水投中可得不臣曰王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釜湯沸燒香然燈繞塔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可但有惡無善乎

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草中坐至夜

闕又鬼來持之當噉汝沙門言相離遠鬼言何以爲遠沙門言汝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中是不爲遠也鬼則置辭謝作禮而去

昔有國王令人呼知識知識言謝王適穿地作坑欲藏七寶王聞大驚令人復呼知識白王今適下寶著坑中王便復令呼知識白王今適下平地平地已便往王問汝何癡藏七寶以語人耶知識言屬饌具甘美欲飯佛及比丘僧是爲穿地作坑斟布羹飯是爲下寶坑中掃地行澡水闡經是爲平地白王此寶五家不能辱也王言善哉善哉汝不當早相告我當早

相告我當數藏寶王則開藏大布施飯佛及比丘僧佛爲說清淨咒願卽發道意矣

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湏大姓留止飯教持齋戒止聽經實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爾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糧復有五福一曰少病二曰身安隱三曰少姪意四曰少睡臥五曰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也

佛及比丘衆應請有一沙門與一沙彌後來道逢姪女人牽沙門沙門與之有有欲畢到飯家佛呼沙彌

汝到須彌山下取甘泉來沙彌已得道便挑鉢於前叉手退須臾得水來還其師慙愧踧踏悔過自責卽得羅漢此女人宿命對也逢對畢罪乃得道矣

昔阿育王日飯千羅漢後有來年少沙門與千道人俱入宮年少沙門坐已上下視王宮殿復視正夫人不休王有恚意飯已各自去王留上座三人問此年少從何來姓名爲何師事誰本何許人此非沙門何因將入宮占相正夫人眼不轉休答曰此沙門從天竺來師名某已姓某名某有慧明達經故來以視坐起宮殿復上視忉利天適等無異念王前世以把沙

著佛鉢中巍巍乃爾今復日飯千羅漢其福無量也所以視正夫人者萬六千人之上端正無比却後七日壽盡當入地獄世間無常用是故視之耳王惶怖呼夫人自歸三道人道人言王雖日飯吾等千人千人不能釋解夫人意故當得年少沙門爲說經可疾見諦道王使請道人道人還王與夫人俱頭面著地願歸命令重罪得微輕道人則爲夫人說宿命所可經見者爲現法要應時歡喜衣毛豎立則得須陀洹也夫人本五百世爲道人姊宿共誓先得道當相度師曰人無宿命終不從解亦不相見語言終不入意

人各有本師也

昔有婦人常曰我無所亡其子取母指鏤摘去水中已住問母金鏤所在母言我無所亡母後日請目連阿那律大迦葉飯時當得魚遣人於市買魚歸治於腹中得金鏤母謂子我無所亡子大歡喜往至佛所問我母何因有此不亡之福佛言昔有一仙人居北陰寒至冬天人人悉度山南時有老獨母貧窮不能行獨止爲衆蓋藏器物春人悉來還母以物一二悉付還其主衆人皆歡喜佛言時獨母者是汝母前世護衆人物故得是無所亡福耳

昔有四姓家子爲離越作小居處則足自容復作經行處後壽盡上生忉利天上得寶舍周帀四千里所欲自樂歡喜持天華散離越屋上天言我作小泥屋耳乃得好殿舍念恩故來散華耳

昔有三道人共相問汝何因得道曰我於王國中觀蒲萄大盛好至晡時人來折掇取悉敗狼藉在地我見覺無常緣是道也一人曰我於水邊坐見婦人搖手澡器臂鏤更相叩因緣合乃成聲我緣是道也一人曰我於蓮華水邊坐見華盛好至晡有數十乘車來人馬於中浴悉取華去萬物無常乃爾我覺得道

也

昔有梵志大高才學問反駁論議造立無端彈易正要引虛爲實牽物連喻莫當之者諸國遂師之後到舍衛國白曰然火行城中人問曰何以故如是曰國冥無明故然火也國王大恥之而懸鼓城門下募求明人有能折此人者時有一沙門入國問之何以有此答曰王恥梵志雖爾意有所爲有明者播鼓沙門舉足踰之主聞大歡喜則請沙門梵志上殿飯食沙門語王善哉是梵志智慧明達真是道人非奴非卒非擔死人種梵志默然無以答伎樂同時作便取梵

志著糞箕中掃迹驅逐出國相傳告語也

昔有四姓名伊利沙富無央數慳貪不肯好衣食時
有貧老公與相近居日日飲食魚肉自恣賓客不絕
四姓自念我財無數反不如此老公便煞一雞炊一
升白米著車上到無人處下車適欲飯天帝釋化作
犬來上下視之請謂狗言汝若不能倒懸空中我當
與汝不狗便倒懸空中四姓意大恐何由有此曰汝
眼脫著地我當與汝不狗兩眼則脫落地四姓便徙
去天帝化作四姓身體語言乘車來還勅外人有詐
稱四姓驅逐播之四姓晚還門人罵詈令去天帝盡

取財物大布施四姓亦不得歸財物爲之發狂天帝
化作一人問汝何以愁曰我財物了盡天帝言夫有
寶令人多憂五家卒至無期積財不食不施死爲餓
鬼恒乏衣食若脫爲人常墮下賤汝不覺無常富且
慳貪不食欲何望乎天帝爲說四諦苦空非身四姓
意解歡喜天帝則去四姓得歸自悔前意施給盡心
得道迹也

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有女如此
者乃當娶也時他國有女人亦端正亦以金作男像
白父母有人如此乃當嫁之耳父母各聞有是便遠

終

御製詩經卷上

十四

北聚

娉合此二人爲夫婦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羣臣天下
人顏容寧有如我不答曰臣聞彼國有男子端正無
比則遣使請之使者至以王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
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籍
之要術而見婦與客爲奸悵然懷感爲之結氣顏色
衰耗惟怪更醜臣見其如此人行道輒軻顏色瘠瘦
便斷馬廐以安措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出與馬
下人通心乃自悟王夫人當如此何況我婦乎意解
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
來相迎我有所忘道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奸意

忿之爲慘怒顏色衰變佳廐中三日昨於廐見正夫
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乎意解顏色
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人兩人俱便入山除
鬚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與從事精進不懈俱得
辟支佛道也

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三歲國王取視呼道
人相後中夫人不道人言此女人有夫王必後之我
當牢藏之便呼鵠來汝所處在何所白王我止大山
半有樹人及畜獸所不得歷下有洄瀆水船所不行
王言以此女寄汝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

如是久後上有一聚卒爲水所漂去有一樹正倚追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洞水中不得去迴抱樹踊出住倚山男子得上鵠樹與女通女便藏之鵠曰舉女稱之已重子身來者輕也鵠覺女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棄之往如事曰王王曰道人人工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命對非力所能制也逢對則相可諸畜生亦如是也

昔有國王持婦女急政夫人謂太子我爲汝母生不見國中欲一出汝可曰王如至三太子曰王王則聽太子自爲御車出羣臣於道路奉迎爲拜夫人出

其手開帳令人得見之太子見女人面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去入山中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來入水洗浴出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人與於屏處作家室梵志遂得臥女人則復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年少男子復與共臥已便吞壺須臾梵志起復內婦著壺中吞之已作杖而去太子歸國曰王請道人及諸臣下持作三人食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耳太子曰道人當出婦共食道人不得止出婦太子謂婦

當出男子共食如是至三不得止出男子共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欲觀國中我爲御車母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欲便詐腹痛還入山見是道人藏婦腹中當有奸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則勅後宮中其欲行者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女人也

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去到他國於道路見象迹一人言此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爾何知曰以意思知也汝不信者前到當見之二人俱以象悉如所言至後象與人俱生如是

一自念我與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要後還白師我二人俱行此人見一象迹別若干要而我不解願師重開講我不偏頗也師乃呼一人問何因知此答言是師所常道者也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草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惟一密乃達之也夫簡略者不至非師之過也

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相追俱去到急水邊男子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

迎汝男子便走去不還婦人獨住在水邊見狐捕取鷹捨取魚不得魚復失鷹婦謂狐汝何癡甚捕兩不得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昔龍王女出遊爲牧牛者所縛擣國王出行界見女便解之便使去龍王問女何因啼泣女言國王枉擣我龍王曰此王常仁慈何橫擣人龍王冥作一蛇於牀下聽王語夫人我行見小女兒爲牧牛人所擣我解使去龍王明日人現來與王相見語王王有大恩在我許女昨行爲人所擣得王往解之我是龍王也在卿所欲得王言寶物自多願曉百鳥畜獸所語

耳龍王言當齋七日七日訖來語慎勿令人知也如是王與夫人共飯見蛾雌語雄取飯雄言各自取雌言我腹不便王失笑夫人言王何因笑王默然後與夫人俱坐見蛾緣壁相逢爭共鬪墮地王復失笑夫人言何等笑如是至三言我不語汝夫人言王不相語者我當自煞王言待我行還語汝王便出行龍王化作數百頭羊度水有懷妊牝羊呼羝羊汝還迎我羝羊言我極不能度汝牝羊言汝不度我我自煞汝不見國王當爲婦死羝羊言此王癡爲婦死耳汝便死謂我無牝羊也王聞之王念我爲一國主不及羊智

乎王歸夫人言王不爲說者當自煞耳王言汝能自煞善我宮中多有婦女不用汝爲婦曰癡男子坐婦欲煞身也

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娛樂無憂也王問羣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也王便使一臣至隣國求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曰賣幾錢曰千萬臣便顧之問曰此何等食曰日食一升針臣便家家發求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至諸郡縣擾亂在所患毒無慘臣

白王此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煞棄之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刺不入斫不傷培植不死積薪燒之身體赤如火便走出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如是過國遂擾亂人民飢餓坐臥樂買禍所致也

昔有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百鳥畜獸轉相重愛不相殘害鸚鵡自念雖爾不可久也當歸爾便去却後數月大山失火四面皆然鸚鵡逢見便入水以羽翅取水飛上空中以衣毛潤水灑之欲滅大火如是往來往來天神言咄鸚鵡汝何以癡千里之火寧爲汝兩翅水滅乎鸚鵡曰我由不知而滅也我曾客是山

中山中百鳥畜獸皆仁善要爲兄弟我不忍見之耳
天神感其至意則雨滅火也

佛與比丘俱行避入草中阿難問佛何因捨道行草
中佛言前有賊後三梵志當爲賊所得三人後來見
道邊有聚金便止共取令一人還聚中市飯一人取
毒著飯中殺二人我當獨得金二人復生意見來便
共殺之已便食毒飯俱死三人各生惡意展轉相殺
如是也

昔有四姓藏婦不使人見婦使青衣作地窟與琢銀
兒相通夫後覺婦言我生不行卿莫妄語夫言當將

汝至神樹所婦言佳持齋七日入齋室婦密語琢銀
兒汝當云何汝詐作狂亂投於市逢人抱持牽引之
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生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
銀兒便抱持臥地在所爲婦便哮呼其夫何爲使人
抱持我夫言此狂人耳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生來
不作惡但爲此狂所抱耳婦則得活夫默然而慙婦
人姦詐乃當如是也

昔有一女行適人諸女共送於樓上飲食相娛樂橘
子墮地諸女共觀誰敢下取得橘來當共爲作飲食
當嫁女便下樓見一童子已取橘去女言童子以橘

相與童子曰汝臨嫁時先至我許我還橋不爾不相與女言諾童子便與橋女得持還衆人共作飲食送女至夫所女言我有重誓願先見童子還爲卿婦夫便放去出城逢賊女向賊求哀我有重誓當解賊放去適前逢噉人鬼女叩頭願乞解誓鬼放去到童子門請前坐童子不干爲設飲食以私金一餅送之師曰如是夫賊鬼童子四人皆善雖爾意有所在或有言夫勝者爲持婦急言賊勝者爲持財物急言鬼勝者爲持飲食急言童子勝者爲謙謙也

昔有沙門飯已滅除莊飾面目整頓衣被視前後阿

難白佛言此比丘非法乃爾佛言適以從女中來餘態未盡故耳比丘則現羅漢道般泥洹去也

昔舍衛城外有家人婦爲清信女戒行純具佛自至門分衛婦以飯著鉢中却作禮佛言種一生十種十生百種百生千種如是生萬生億得見諦道其夫不信道德默於後聽佛咒願曰瞿曇沙門言何若過甚哉施一鉢飯乃得爾所福復見諦道佛言卿從何所來答曰從城中來佛言汝見尼拘類樹高幾許答曰高四十里歲下數萬斛實其核大如芥子答曰少少耳佛言一升乎答曰一核耳佛言汝語何若過乎哉

種一芥子乃高四十里歲下數十萬子答曰實爾佛言地者無知其報力爾何況歡喜持一鉢飯上佛其福不可稱量夫婦心意開解應時得須陀洹道也昔有沙門已得阿那含道於山上煮草染衣時有失牛者遍求牛見山上有火煙便往視見釜中悉牛骨鉢化成牛頭袈裟化成牛皮人便以骨繫頭徇行國中衆人共見之沙彌見日已中搥犍抵不見師至便入戶坐思惟見師乃人所辱則往頭面著足言何因如此日久遠時罪也沙彌言可暫歸食兩人則放神足俱去沙彌未得道常有患未除顧見清信士及國

人國人乃取我師如此使龍雨砂石動此國令之恐怖念此適竟四面雨砂城塢屋室皆悉壞敗師言我宿命一世屠牛爲業故得此殃耳汝何緣作此罪乎汝去不須復與我相追師曰罪福如是可不慎矣昔有國王大臣五人一臣宿請佛佛不受臣則還因王請佛佛言此臣今必命當終明日將誰復作福乎臣嘗令相師相之云當兵死常以兵自衛已亦拔劒持之夜極欲臥以劒付婦持之婦睡落劒斷其夫頭婦便啼呌言君死王則召四大臣問汝曹營衛之微修姱變其婦與相隨而忽至此罪爲誰在邊者便斬

四臣右手阿難問佛何因佛言其夫前世作牧羊兒婦爲白羊母其四臣前世作賊見兒牧羊便呼兒俱舉右手指令殺白羊母與五人烹之兒啼泣悲哀殺羊食賊如是展轉生死今世共會故畢其宿命罪也昔有大姓家富巨億常好惠施所求不違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亡襲持家業寢臥室內又無見者時有力士仰王厨食恒懷飢乏獨牽十六車糶賣以自給又常不供詣此四姓求所不足曰累年仰王飲食常不供足恒抱飢餓聞四姓資財巨億故來乞丐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

退自思惟力士乃耳近不如無手足人聯取其物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世或有勢尊如國王者死無手足殖富乃爾近我筋幹國中無敵而常抱餓飲食不足何緣如此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驅使助之魚身具所當得已與王行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廢此事爲斷我手足無異故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失言者魚身是也時貧窮佐助者汝身是也於是力士心意開悟卽作沙門得阿羅漢道也舊雜譬喻經卷上

音釋

圯皮鄙切 閱飲雪切 瘡楚嫁切 跛補火切 絆糾漫切
 羈居調切 譎詠切 瘡病除切 跛偏廢切 羈委羽切
 贖神屬切 崎崎丘切 嶇嶇山切 嶇嶇山切 嶇嶇山切
 也切 燒戲乃切 擻蘇口切 漣觀勇切 摘陟格切 瞞盆切
 申模切 撼莫結切 輶輶苦切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鹿居又切 頗頗不切 劇甚也 妊孕也 瘡衰也 瞞盆切
 羊切 也也 培打也 勞音豪俊 甚也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軛軛苦切

舊雜譬喻經卷下

吳 康 僧 會 譯

佛爲諸弟子說經時有射獵人擔弩及負十有餘死
 鳥過往觀佛其意精銳願聞說經心欲聽受佛則止
 不爲說之獵人退去便言若我作佛必普遍爲人說
 道無所違逆阿難問佛此人撰情欲聽典教何以逆
 之佛言此人是菩薩立心深固昔爲國王於衆婁
 女意不平均不見幸者共鳩殺王王生射獵家諸婁
 女皆墮鳥獸中今畢其罪後又成就若爲說經恐其
 意懼墮羅漢道故不爲說耳

昔佛寺中有金釜以烹五味供給道人時有凡人入觀見金釜欲盜取之無所因緣詐作沙門被服入衆僧中聞上座論經說諸罪福生死證要影響之報不可得離之證盜人意中開悟內懷慙悔撰情專心則見道迹思惟所由釜是我師特先禮釜繞之三匝爲衆沙門具自道說夫覺悟各有所因心專一者莫不見諦也

昔阿那律已得羅漢衆比丘中顏容端正有似女人時獨行草中有輕薄年少見之謂是女人邪性洩動欲干犯之知是男子自視其形變成女人慙愧鬱毒

自放深山遂不敢歸經逾數年其家妻子生不知處謂已死悲號無寧阿那律分衛往至其家婦人涕泣自說其夫不歸乞勾福力使得生活阿那律默然不應心有哀念乃至山中求與相見此人便悔過自責其身還成男子遂得還歸家室相見凡得道人不可以惡向之反受其殃也

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行道意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餘飯與之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忽忘不畱飯獼猴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悉裂敗之比丘忿此

畜生以杖撻誤中墮地獼猴卽死數獼猴並來噪嗀共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以則合會諸比丘推問其意此比丘具說其實於是造教自從今日比丘每食皆當割省畱餘以施蠕動不得盡之檀越勾飯由此爲始也

昔有鶯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到有食之地時有大鶴集住其邊鶯從求哀乞相濟度鶴遂銜之飛過都邑上鶯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鶯乃墮地人得屠裂食之夫人愚頑無慮不謹口舌其譬如是也

昔有沙門令凡人剃頭剃頭已頭面著地作禮言願令我後世心意淨潔智慧如道人道人言令卿得慧勝我其人作禮而去後命盡生忉利天上天上壽盡來下生大姓家作子後得作沙門智慧得見道迹此至意所致也

昔有梵志從國王勾王欲出獵令梵志止殿上須我方還乃出獵追逐禽獸與臣下相失到山谷中與鬼相逢鬼欲噉之王曰聽我言朝來於城門中逢一道人從我勾我言止殿上待還今乞暫還與此道人物已當來就卿受噉鬼言今欲噉汝汝寧肯來還王言

善哉誠無信者我當念此道人耶鬼則放王王還宮
出物與道人以國付太子王還就鬼鬼見王來感其
至誠辭謝不敢食也師曰王以一誠全命濟國何況
賢者奉持五戒布施至意其福無量也

昔阿育王常好布施飯食沙門令太子自斟酌供具
太子默悲言我作王時悉當殺諸道人道人心知太
子瞋恚謂太子言我不久在世間太子驚曰道人明
乃爾知我心意卽反念我作王時當供養道人勝我
父心遂和則去惡就善道人言比卿作王時我生天
上已太子曰聖哉沙門後作國王以五戒十善爲國

政遂致隆平矣

昔有四姓取兩婦大婦日日以好飯供養沙門沙門
日往取飯小婦患毒之明日沙門復來小婦則出取
鉢以不淨著鉢中以飯置上授還沙門沙門持去於
山中適欲飯見不淨則澡洗鉢後不敢復往小婦口
中及身體則作死人臭見皆走避後壽終墮沸屎地
獄如是展轉三惡道數千萬歲罪畢得爲人常思欲
食大便不得腹中絞痛後爲人婦夜起盜食大便如
是數數夫怪之便往尋視見婦食屎此宿命行所致
也

人有四難得成一者塔二者招提僧舍三者飯比丘
僧四者出家作沙門是四事以立其福無量所以者
何三界時有耳已得作人復有財產能拔慳貪之本
應時惠施功業託立是亦難得誰能知此福者唯佛
耳

佛言比丘不以飯食轉相呼爲親道唯以經法轉相
教戒爲親耳比丘以飯食美味轉相貢施見世於比
丘善名後世無所應於佛得惡論何以故外行家見
比丘言佛弟子但以美飯食好衣轉相施耳誰教者
是佛也於佛得惡論比丘以經戒道法轉相請乃爲

大親厚耳何以故外行家見比丘言佛弟子但以經
戒道法轉相施耳無他相與於比丘現世得善名後
得解脫於佛有善論何以言之佛是比丘師教弟子
但以經道是故不必以飯食爲惠也但以善言轉相
施上耳

佛言比丘當知足何等爲當知足謂趣求一衣一食
常在經行念不念外求能止不亂意是爲知足亦不
當知足謂所謂經戒若得四禪及四空定須陀洹斯
陀舍未可計知足也如是爲不當計足矣
有比丘分衛道住促迫卒失小便行人見之皆共譏

笑言佛弟子行步有法度被服有威儀而此比丘立住失小便甚可笑也時有外行尼犍種見人譏笑此比丘卽自念言我曹尼犍種裸身而行都無問者佛弟子住小便而人皆共笑之如是者我曹師爲無法則故人不笑耳將獨佛弟子法清淨有禮儀易爲論議故便自歸佛所作沙門卽得須陀洹比丘譬如師子衆獸中王人中師所語當用法行步坐起當有威儀爲人法則不得自輕自輕自毀以辱先賢也

天王釋及第一四天王十五日三視天下誰持戒者見持戒者天卽歡喜時以十五日天王釋在正殿坐

處自念言天下若十五日三齋者壽終可得吾位矣邊諸天大驚言但十五日三齋乃得如釋處有比丘已得阿羅漢卽知釋心念白佛言寧能審如釋語不佛言釋語不可信爲不諦說何以故十五日三齋精進者可得度世何爲釋處如是爲不諦說爲未足信誰能知齋福者唯佛耳

海中有大龍龍欲雨閭浮利地恐地無當此水者龍意念地無當我雨者還自雨海中耳佛惠弟子威德甚大欲以施外行九十六種道家恐無能堪者是故佛弟子展轉自相惠耳譬如龍自還雨海中也

經

卷之三

七

北聚

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妻娶無姪洙之情處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爲廬蓬蒿爲席以水果蒺爲食飲不積財寶國王娉之不往意靜處無爲於山中數千餘歲日與禽獸相娛樂有四獸一名狐二者獼猴三者獼四者兔此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蒺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使徙去此四獸大愁憂不樂共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中取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狐亦復行化作人求食得一囊飯粳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糧願止留獼亦復入水取大魚來以上道人給一月

糧願莫去也兔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耶自念當持身供養耳便行取糲以然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爲兔最小薄能請入火中作炙以身上道人可給一日糧兔便自投火中火爲不然道人見兔感其仁義傷哀之則自止留佛言時梵志者提和竭佛是時兔者我身是獼猴者舍利弗是狐者阿難是獼者目犍連是也

昔有五道人俱行道逢雨雪過一神寺中宿舍中有鬼神形像國人吏民所奉事者四人言今冬大寒可取是木人燒之用炊一人言此是人所事不可敗便

經

卷之三

七

南

置不破此室中鬼常噉人自相與語言正當噉彼一人是一人畏我餘四人惡不可犯其呵止不敢破像者夜聞鬼語起呼伴何不取破此像用炊火便取燒之噉人鬼便奔走夫人學道常當堅心意不可怯弱令鬼神得人便也

昔有國王棄國行作沙門於山中精思草茅爲屋蓬蒿爲席自謂得志大笑言快哉邊道人問之卿快樂今獨坐山中學道將有何樂耶沙門言我作王時所憂念多或恐鄰王奪我國恐人劫取我財物或恐我爲人所貪利常畏臣下劫我財寶反逆無時今我作

沙門人無貪利我者快不可言以是故言快耳

昔有國王大好道德常行繞塔百匝未竟邊國王來攻欲奪其國傍臣大恐怖卽行白王言有兵來者唯大王置斯旋塔還爲權慮以攘重寇王言聽使兵來我終不止心意如故繞塔未竟兵散罷去夫人有一心定意無所不消也

昔有國王行常過爲佛作禮不避泥雨傍臣患之自相與語王作意何以煩碎乃爾王耳聞之王還宮勅臣下行求百獸頭及人頭一枚來臣下白王言已具王令於市賣之皆售獨人頭不售臣下白言賣百獸

經
頭皆售此人頭臭爛初無買者王語傍臣汝曹不解耳我前者過佛所爲佛作禮汝曹言王意煩碎欲知我頭者如此死人頭不潔淨當以求福可得上天汝曹愚癡不知反言煩乎傍臣言實如大王所說叩頭謝過臣等愚不及王後復出臣等皆下馬爲佛作禮以王爲法也

昔有國王出遊每見沙門輒下車爲沙門作禮道人言大王止不得下車王言我上不下也所以言上下者今我爲道人作禮壽終已後當生天上是故言上耳不下也

昔有人死已後魂神還自摩挲其故骨邊人問之汝已死何爲復用摩挲枯骨神言此是我故身身不殺生不盜竊不他姪雨舌惡罵妄言綺語不嫉妬不瞋恚不癡死後得生天上所願自然快樂無極是故愛重之也

昔外國有沙門於山中行道有鬼變化作無頭來到沙門前報言無頭痛之患目所以視色耳以聽聲鼻以知香口以受味了無頭何一快乎鬼復化無身但有手足沙門言無身者不知痛痒無五藏了不知病何一快乎鬼復沒去更作無手足人從一面車轉輪

來至沙門道人言大快無有手足不能行取他財物何其快哉鬼言沙門守一心不動鬼便化作端正男子來頭面著道人足言道人持意堅乃如是今道人所學但成不久頭面著足恭敬而去也

昔沙門於山中行道裏衣解墮地便左右顧視徐牽衣衣之山神出謂道人此間亦無人民衣墮地何爲匍匐著衣沙門言山神見我我亦復自見上日月諸天見我於義不可身露無有慙愧非佛弟子也

昔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中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時四人言涉五人言

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鍵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中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湯沸踊躍不能得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犁中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時者咄咄當用治生爲如是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四人言涉者言治生亦不至誠我財產屬他人成爲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中出便不復犯道禁得生天上樂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如

御車失道入邪道折車軸悔無所復及也

折羅漢譬喻抄七首

昔佛遣舍利弗西至維衛莊嚴刹土問訊彼佛三事
佛身安隱不說法如常不受者增進不舍利弗卽承
佛威神往詣彼刹宣命如是彼佛報言皆悉安隱於
時彼佛轉阿惟越致輪爲七住菩薩說法舍利弗聞
之從彼刹還姿色光明行步勝常佛告舍利弗汝到
彼何故按步怡悅如是舍利弗白佛言譬如貧家飢
凍之人得大珍寶如須彌山寧歡喜不佛言甚善舍
利弗言我到彼刹得聞彼佛說阿惟越致深奧之事

是以欣踊不能自勝佛言善哉如汝所言佛語舍利
弗譬如長者大迦羅越純以紫磨金摩尼珠爲寶內
有掃除銅鐵鉛錫棄在於外糞壤之中有貧匱者喜
得持歸言我大得迦羅越寶寧是長者珍妙寶非答
言非也佛語舍利弗汝所聞得如是貧者彼佛所說
但十住事及在舉中清淨之者汝所聞者不足言耳
舍利弗卽愁毒如言我謂得寶反是鉛錫舍利弗說
是事時無央數人皆發無上平等度意無央數人得
阿惟顏住也

昔摩訶目犍連坐於樹下自試道眼見八千佛刹意

自念言如來所見尚不如我作師子步行詣佛所佛告目連汝聲聞種今者何故作師子步目連白佛我自所見八方面八千佛刹想佛所視又不如我故師子步佛言善哉目連所見廣大乃爾佛告目連譬如燈明比方摩尼相去甚多佛言我眼所見十方各如十恒沙刹一沙爲一佛刹盡見其中所有一切有從梵術天來入母腹中者及有生者有出家行學道者有降伏魔者有釋梵來勸助者有轉法輪一切說法者有欲般泥洹者有已般泥洹燒舍利者如是等輩不可計數我持是眼悉已見之佛放眉間毫相之光

徹照上方放身中光遍照八隅放足下光明洞照下方各百千刹應時十方諸刹六反震動其大光明無所罣礙時目犍連卽於佛前見無央數千恒沙邊刹其中所有如佛說前佛言佛屬所說十恒沙刹今佛所現乃爾所乎佛語目連用汝不信故小說耳今我所現如是之比不可勝計摩訶目犍連聞說是事身卽躡地如太山崩舉聲太哭我憶知佛有是功德今方如此寧令我身入大泥犁右脇見者過於百劫不取羅漢目連便言諸在會者世尊說我神足第一尚不足言所作功德不及知此何況未有所得者耶發

心所作當志如佛莫得效我化爲敗種一切會者龍神人民無央數千皆發無上平等度意發大道心者卽得阿惟越致已得不退轉者皆悉逮得阿惟顏住也

昔有龍王名曰拔氐威神廣遠多所感動志性急慙數爲暴虐多合龍共爲非法風雨霹靂震殺人民鳥獸蠕動積無央數有尊羅漢萬人自共議言若殺一人墮地獄一劫百償死罪猶故不畢今者此龍殘害衆生前後不訾遂爾不休轉恐難度幸當共往諫止之耳時佛知之讚言善哉汝等出家求無爲道欲救

一切危厄之命度有罪者大快當爾是爲報恩時諸羅漢自相謂言不足乃使萬人俱行於是一人各各更往輒被危害不能自前還相謂言雖獨行不能降化屈折此龍使改爲善當更合會萬人功德俱時共行卽都復往龍放風雨雷電霹靂萬人驚怖不知所至逆爲所辱頓伏來還阿難白佛此龍殘殺乃爾所人及諸畜獸其罪大多已不可計今復加電怖萬羅漢雨其衣被狀如溺人其罪深大叵復勝計是時佛在耆闍崛山與萬菩薩萬羅漢俱往詣異山到龍止所龍便瞋恚興暴雨疾雷電霹靂其放一電令辟方

四十丈若至地者入地四尺欲以害佛及菩薩僧時
電適下住於空中化成天華佛放光明廣有所照諸
在山中射獵行者遭值雲雨杳冥迷惑不識東西合
萬餘人皆尋光來詣佛所住龍復霹靂放下大石方
四十丈若石至地者陷入地中當四十丈石於佛上
與前華合化成華蓋小龍電石各方一丈亦皆如是
前諸羅漢見龍災變各懷恐怖前依近佛龍於雲間
自見電石化爲華蓋懸於虛空而不下至復自念言
我當以身堅自繫結令四十丈欲以投佛及衆僧上
卽時自撲無所能中遍身毒痛倒地甚久舉頭開目

仰視見佛我之所爲皆不如意疑是尊妙無上神人
於是小龍而皆自撲無所動搖龍王是時卽便命盡
上生爲天諸餘小龍亦皆并命得作天子皆悉來下
住於佛邊佛告阿難汝知是天所從生不對曰不及
佛言屬者諸龍興惡意者汝言罪大不可勝計自撲
在地發一善心知佛爲尊命盡爲天此者是也天聞
佛言及諸天子皆發無上平等度意是時獵人諸在
山中來詣佛者皆自念言此龍之罪尚得解脫我之
所害方知此龍蓋亦無幾欲發道意心尚猶豫佛告
阿難此萬羅漢欲度諸罪力所不任若無我者爲龍

所制不能度惡還益其罪欲度一切當先禪定思惟
可度然後乃行汝等不能度者怛薩阿竭能度不度
是時獵人聞說如是皆發無上平等度意天龍人民
其在會者佛爲說經皆得阿惟越致昔龍王拔坻與
釋迦文佛共爲婆羅門拔坻弟子時有萬人見釋迦
文爲人才猛捨其師事釋迦文拔坻懷恚罪至爲龍
佛德旣成多度一切弟子萬人皆得羅漢龍惡遂盛
廣欲爲害萬人慙傷故欲往度曾爲師故四道雖足
猶受其辱若爲菩薩龍欲加惡終不敢也
昔有一國人民熾盛男女大小廣爲諸惡性行剛弊

克暴難化佛將弟子到其隣國五百羅漢心自貢高
摩訶目犍連前白佛言我欲詣彼度諸人民佛卽聽
之往說經道言當爲善若爲衆諸惡其罪難測覆一
國人皆共撾罵不從其教於是復還舍利弗謂目犍
連欲救誨人當以智慧如更見毀舍利弗白佛我欲
詣彼勸度人民佛復聽往爲說經戒復不從用而被
唾辱摩訶迦葉及尊弟子合五百人以次遍往不能
度之咸見輕毀阿難白佛彼國人惡不受善教多所
折辱辱一羅漢其罪不訾況乃違戾爾所人教當獲
重罪虛空不容佛言此罪雖爲深重菩薩視之靜爲

絲

有見於此者乎

北北
聚聚

無罪佛遣文殊師利往度脫之卽到其國都讚歎言
賢者所爲何乃快耶詣其王所皆面稱譽各令大小
人人聞知言某勇健某復仁孝某有膽慧隨其所在
應意歎譽皆歡喜不能自勝言此大人所說神妙知
我志操何一快善衆人各持金寶香華散菩薩上咸
持好襪錦綵衣服甘脆美味飲食餽饍供奉菩薩皆
發無上平等度意文殊師利謂人民曰汝供養我不
如與我師我師名佛可往共供之福倍無量一切甚
悅隨文殊師利往詣佛所佛爲說經應時卽得阿惟
越致三千國土爲大震動山林樹木皆讚言唵文殊

師利善度如是佛告阿難深大之罪今爲所在五百羅漢蹕地淚出菩薩威神所化如何況如來可復稱說耶我爲敗種無益一切也

昔佛坐樹下時佛爲無央數人說法中有得須陀洹有得斯陀含得有阿那含有得羅漢者如是之等不可計數時佛面色無有精光狀類如愁阿難深知佛意長跪白佛禮侍佛以來未曾見佛尊顏無有光明如今日也有何變應令佛如此今日誰有失大行者誰有爲惡墮地獄者誰有離遠本際者耶佛告阿難譬如商客多持珍寶及數千萬遠行求利道逢盜賊

緣

卷之十一

五

北

亡失財寶其身裸住無以自活寧愁憂不阿難白佛甚愁甚劇佛告阿難我從無數劫來勤苦爲道欲救度一切人民皆令得佛我今已爲自得作佛而無一人作功德者是以不樂身色爲變阿難白佛今佛弟子有得羅漢已過去者今現在住及當來者不可計數有得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亦爾叵計云何無因功德度者佛告阿難譬老公嫗生十數女當能典家成門戶不阿難言不能也佛言雖有羅漢無央數千因我法生猶非我子會亦不能坐佛樹下故譬如生女雖爲衆多行嫁適人公嫗孤獨我亦如是時佛涕

泣墮三滴淚三千世界爲大震動無央數天龍神人民皆發無上平等度意應時佛面端正悅好無數光明千億萬變十方徹照倍異於常其見光者無不蒙度阿難白佛何以重光神變妙好乃如是佛告阿難如老公嫗祠天禱地求索子性晚得生男豎立門戶豈不歡喜而自勞賀今諸一切發摩訶衍意是以踊躍佛種不絕故也佛遣須摩提菩薩上國六千億恒沙數刹令詣彼國取師子座衆飲食具如伸臂頃還來到此嚴莊師子高廣之座請諸一切無不會者其發無上平等度意者皆坐自然師子千葉金蓮華上

座有於七寶交露帳中及於七寶樹下坐者豎諸幢
旛七寶爲柄天錦爲旛天繒爲華蓋佛應時令大千
國土變爲浴池七寶蓮華滿其中生佛自變身現作
菩薩或復現形如釋梵四天王者廣爲大檀供養一
切百味飲食其香廣聞十方一切其聞食香皆發無
上平等度意香香遍身從毛孔出展轉復聞毛孔之
香者亦發無上平等度意十方無涯底剎爲大震動
剎剎諸佛各遣左右尊菩薩來賀釋迦文因一切人
民多發菩薩心之故也中有持紫磨金蓮華來者有
持摩尼寶蓮華來者有持明月珠蓮華來者各持

雜尊寶蓮華共散佛上佛之威神皆令所散合成華
蓋覆遍十方無央數剎華蓋光明亦照諸剎幽冥之
處恒爲明泥犁薜荔禽獸六畜皆發大意咸欲求佛
佛爲一切會者說經不可計菩薩皆得阿惟顏住復
不可計天人得無所從生法忍復不可計龍神人民
得阿惟越致復一切菩薩和薩皆發無上平等度意
昔有一人年少貧苦行詣他國得一甘果香美且大
世所希有輒愛惜之不敢飢嘗心念父母欲以果與
卽持果歸還維耶離時佛入城與諸菩薩大弟子俱
詣長者家就檀越請佛適過去人未至家手持果投

終

九卷經中卷下

北聚

在佛處從少及長未曾聞佛見佛足跡相輪如蓋光色衆變亦無缺減便住足邊視之無厭心自僥倖悲心喜地之行跡猶尚乃爾況此人身誠非世有度是行人必當來還我當輟置父母之分待此人至以果上之佛未周旋人坐路傍悲思淚出道路行者來問此人爲持果坐此悲耶答言守此無極尊跡待雷神人冀其當還欲以此果自歸上之遲見光顏未得如願自鄙薄祐是故悲耳行路問者聚觀如雲豈怪此人謂之狂癡詎知行者還在何所斯欲待之乎佛到檀越長者家坐衆僧集訖以次坐定長者大小手

下飯具衆味遍設皆悉備足佛遙達嚧道中守跡持果延竦欲上佛者於是食訖檀越自念世尊達嚧屬不見及卽遙咒願外持果者將以所供有不可乎佛告阿難長者供具福往耳所爲雖廣意有所冀心懷四懼志在滅度外有年少手持甘果一心無他專守我足跡慈悲待我思欲上果用一切故發大道意是以在座並遙達嚧長者念言是人果施而無異饌佛歎其德甚爲高妙我雖豪富所設爲豐計意輕重福爲不如願侍隨佛往見此人佛便起座到守跡人所菩薩弟子長者居士并餘衆輩應時皆從彼持果者

經

南經卷下

七

南

經

法華經疏卷下

北
聚

遙見佛往身相衆好光踰日月卽前迎佛稽首作禮
因此果長跪上佛卽發無上平等度意佛放光明
徹照無極三千世界爲大震動十方諸佛及諸菩薩
應時皆現如鏡中像不以遠近無不見者佛受其果
轉施諸佛等令一果周遍無極十方諸佛及諸菩薩
各從袈裟伸金光手放千億焰其一焰端各各自然
有寶蓮華珠交路帳師子之座上有坐佛及諸菩薩
皆持寶鉢受得此果各持一果神變達觀釋迦文佛
亦復如是於此世界照耀十方虛空神天一切充滿
八維上下無空缺處皆助歡喜讚善稱歎三界諸菩

薩皆得應蒙時上果者得不起忍佛授其決後當作
佛號果尊王無上正覺所有國土如阿彌陀刹應聞
世尊所蒞國土自然清淨得阿惟顏長者居士向道
跡者無數千人不退轉地大度其德如是也

昔佛往到第二忉利天上爲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
垂盡有七事爲應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傳飾華
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
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卽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座
七寶殿館浴池園果自然飲食衆妓女樂更當下生
於拘夷那竭國亦癩母猪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

經

卷下

二

批聚

當作何等方便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爲母說經佛爲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罪耳卽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爲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恨離此座當爲疥癩母猪作豚以是爲毒趣受他身不敢爲怨也佛言欲離豚身當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却後七日天卽壽盡來下生於維耶離國作長者子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自歸其母挽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

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熒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怪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徐白長者殺之不晚母卽收兒往白長者言產生一男甫初墮地長跪叉手自歸三尊闔門怪之謂爲熒惑父言止止此兒非凡人生在世行年百歲或八九十每尚不曉自歸三尊況兒墮地能稱南無佛好養視之慎無輕慢兒遂長大年向七歲與其輩類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適過兒旁兒前禮足言和南舍利弗摩訶目犍連舍利弗摩訶目犍連驚怪小兒能禮比丘兒言道人不知我耶佛於天上爲母說

經我時爲天當下作猪從佛之教自歸得人比丘卽
禪亦尋知之卽爲咒願言各梨祇兒語目連及舍利
弗願以我聲因請世尊諸菩薩僧并及仁等目連舍
利弗然受其言兒便還歸白父母言屬者遊戲見佛
第二弟子過卽因請佛及四輩飯願辦其甘脆父母
受之從其所言異其年幼開發大意又竒所作探識
宿命爲極珍妙盡世名味求具精細過踰兒意佛及
衆僧各以功德作神足來到兒舍飯父母小大供養
畢訖行香澡水如法皆了佛爲說經父母及兒內外
親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歸之福所度如是況乃

終年修道教乎

舊雜譬喻經卷下

音釋

洪

弋質切

噪

噪先切

噉

噉音喚

嗥

嗥音呼

絞

絞音切

動

拔

拔蒲八切

慙

慙音切

噉

噉音切

噉

噉音切

噉

也

嫗

嫗威遇切

飩

飩音切

挽

挽音切

熒

熒音切

熒

屬

切

熒

熒音切

熒

熒音切

熒

熒音切

熒

熒

經

法華經

三

聚

四經同卷
同空合出
自謂不無
鐵匠
計烈
以良
山

四經同卷

禪要訶欲經

內身觀章句經

法觀經

迦葉結經

禪要訶欲經

失譯師名

行者求道欲修定時爾時法師應隨根相行四攝道
示教利喜廣淨信戒淨信戒已次除六欲所謂色欲
形容欲威儀欲言聲欲細滑欲人相欲著上五欲令
觀可惡不淨之相著人相欲令觀骨人分分斷相觀
彼全屍能斷二欲威儀欲言聲欲若觀壞屍悉斷六
欲可惡不淨有二種觀一卽死屍屍爛不淨我身不
淨亦復如是如是觀已心生厭患取是相已至閑靜
處山澤塚間空舍樹下自觀不淨處可得繫心身中

不令馳散二者聞法憶想分別自觀身中三十六物
髮毛爪齒涕淚涎唾汗垢肪膈皮膜肌肉筋脉髓腦
心肝脾腎肺膕腸肚胞膽痰瘰生藏膿血屎尿諸蟲
鼻穢不淨聚以爲身往來五道熾然衆苦猶如浮屍
隨流東西所至之處物皆可惡又念我身以骨爲柱
以肉爲泥筋纏血澆如瘡如毒皮毛九孔以爲門戶
腸膕胞膜以爲庫藏妬慢惡心謂以爲身貪求無厭
猶如溪壑是故行者除三欲想受信施時如火毒想
救諸蟲想繫死屍想涎沫齒垢汗滋味想我無空慧
壞白淨想貪愛因緣成惡露想如是思惟慚愧具足

能度生死爲世福田若觀骨人二足甲骨指骨跖骨
踝骨脛骨膝骨胫骨胯骨腰骨脊骨頸骨頭骨頤骨
兩手甲骨指骨掌骨腕骨臂骨肘骨膊骨胸骨心骨
齒骨肋骨左右思惟皆如目見所著外身亦如是觀
三百二十骨相挂在內皮囊九孔惡漏於外如是觀
身猶如死屍爲鬼所起行來語默常是死屍卽於我
身作死屍想青淤想臃脹想膿爛想破壞想血塗想
食殘想蟲出想骨鏤想分離想腐敗想世界衆生無
可樂想若心恐怖應作因緣虛妄空觀猶如幻化無
所有觀第一義空清淨智觀若心懈怠當自責言老

病死苦甚爲至近命如電逝須臾難保人身難得善
師難遇佛法欲滅正言似反如曉時燈雖有無用惡
人出家助俗毀法貪姪邪濁令道衰滅惡法增長大
闇將至破定因緣衆患甚多內諸煩惱外魔魔民鬼
疫行災世間空荒惡對揚謗諸惱萬端八苦輪迴晝
夜無捨我身可哀屬當斯禍於煩惱賊未有微損於
禪定法未有所得雖服法衣猶思欲味內實虛空俗
人無異諸惡趣門一切皆開諸善法中未入正定於
諸惡法未畢不作我今云何著是尿囊而生憍恣不
能精勤制伏其心如此弊身賢聖所訶不淨可惡九

孔流出若食此身與畜生同死投大黑闇當復何依
今得人身不能出要若生惡趣解脫何由如是鞭心
還攝本處又時勸發令心喜悅解脫法王慧命常住
神通光明恒照五道直說道教易解易行既是我師
我得歸命香華讚歎心安喜悅如依天帝遊空無畏
諸大菩薩阿羅漢等皆我同伴以能伏心如猫制鼠
諸根調順六通自在我亦如是應自伏心求出生死
如囚在獄四顧牢密唯有廁孔更無異路如人中毒
唯糞能治更無餘藥思惟是已諦觀不淨復作是念
初習行時心多進退八法惡風吹破我心我若得道

心安若山上妙五欲尚不能壞何況弊欲如大目連
得羅漢已婦將使人盛自莊飾欲壞目連爾時爲說
偈言

汝身骨幹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妙物	皮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血
如鬼無所直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尿坑	汝身自嚴飾	香華以瓔珞
凡愚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雖服珍妙衣 如莊嚴廁舍
汝脇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 我觀汝不淨 猶如五色糞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終始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墮俗生世苦
命速猶電光 老病死時至 對來無豪陰
無親可恃怙 無處可隱藏 天福尚有盡

人命豈久長 最脆不過命 如風吹浮雲
浮雲壞甚速 形命不久連 身死魂靈散
當知非我身 勉時力精進 難得不過人
生死不斷絕 貪欲嗜味故 養怒益丘塚
虛受諸辛苦 身屍如死屍 九孔流不淨
如廁蟲樂糞 愚貪身無異 雖明在宮中
五欲色味間 志意不甘樂 常思幽隱禪
晝夜觀窻牖 有天叉手言 時至今可行
衆伎皆睡眠 世間不足樂 恒與憂惱俱
恩愛正合會 當復之別離 家室轉相哭

不知死所趣 慧人見苦諦 是故行學道
世間歡日少 憂惱甚大多 安由得此苦
自作不由他 俗人樂恩愛 道以爲怨家
富貴是苦本 如鳥墮網羅 人命甚速駛
五馬不能追 殘命日減盡 各各自思惟
恩愛正合會 夫盛當有衰 是故自拔出
得道當來歸

禪要訶欲經

內身觀章句經

漢

失

譯

師

名

一切一其心 皆聽美言訓 佛所從得道
且聽我彼經 彼空亦不斷 有行皆非常
夫行不敗壞 佛以講授經 深微難見事
非章原之句 通彼能敷演 是以故爲師
從本以存本 有造法之積 從慧以除棄
上士所講說 所從因緣有 有行皆無有
亦有前世際 無知彼諸行 亦如欲演身
日親之所講 夫災患無數 皆以歸流身

刪定如本文 所演衆要言 靡麗五字句
明誓以勸勉 以頌文具足 偶字音商備
若華實雜糅 皆聽彼我誨 身非人非命
不丈夫非士 若體若有艷 斯事都無彼
夫身造而有 以有卽敗亡 無強皆歸終
如沫蹈踐碎 無強則無常 無常卽無樂
無常亦爲苦 非身身非我 身非常亦苦
非彼應爲身 若體艷我有 身都無可有
若以都無體 有存亦有亡 慧者以本末
何彼已有體 若以無主者 不得以自由

有校計若此 何彼體我有 斯體身爲空
體我有爲虛 應因緣爲有 非身逝心造
非衆人身造 亦非自身造 都無有身造
亦身不無造 以身無造者 從彼爲得諦
亦非都骨節 從前世方來 亦非天造身
非神所化成 非無行無本 無因爲自有
是身有所由 有事亦有物 有本有所起
稍稍爲生有 本以癡亦愛 心與愛有漏
亦有縛亦結 行二品爲漏 斯爲本亦餘
世與受因緣 以由彼斯身 以漸能致有

初如有精沫 精沫爲轉凝 足爲生雨雨
以雨爲轉厚 以序有四體 爲生頭第五
若干骨積聚 從行爲用成 頭九爲髑髏
頤頤爲二骨 齒根三十二 齒三十二骨
頸爲與身本 鼻爲與上嚆 心與頸嚆喉
凡爲骨十八 頰車與頸四 咽亦爲骨四
左臂與右臂 凡有骨五十 若其斯左脇
應有十三肋 亦斯右脇然 應有肋十三
斯爲四十八 三三三相連 二爲二相連
其餘不相連 身者以爲疆 如束葦無疆

脊脊三十二 尻與腰爲三 若其斯左髀
骨爲二十五 右髀爲亦然 爲骨二十五
肩臂有骨四 凡三百二十 敷演各之諦
佛以日斷嗣 彼段悉以聚 諸根以爲縫
非瘡而裏之 肉血以塗身 如水機關縷
爲如幻師幻 骨機關亦然 以筋纏縛成
合聚骨若此 以爲是形體 愚者莫不著
智者而不著 生革以隱蔽 九孔爲大瘡
周帀爲滲漏 不淨腐是處 口啄如爲孔
滿之以諸穀 是身爲若此 以進若干腐

毛髮與爪齒 塵埃亦皮革 骨節亦骨髓
爲凡筋與脉 腠與心亦脾 大腸亦小腸
肝與肺亦腎 脂肫亦大便 淚與唾亦汗
鼻涕膏亦血 寒熱肪小便 腦之與腦膜
皆以沉沒彼 如泥塗老牛 如其成不知
身之內與外 夫城骨與牆 肉血爲塗嚴
爲怨所破壞 恒爲以內外 彼中若千百
以爲貪其肉 其外亦災害 皆以多尤彼
斯身腐敗壞 譬如久故城 晝夜供待之
壞如已復壞 如坎與空聚 恒盜賊俱止

取之欺殆人 身爲毒虺穴 夫毒虺劇毒
恒于身居止 喜怒恚奸蔽 孚不和大毒
正使滿百歲 恒以和安隱 忿則無返復
須臾復不安 斯身爲災禍 嫌而有恐畏
如虎遊荒澤 有畏多恐怖 諸念爲以仰
爲一切苦器 亦爲諸劇事 斯身主爲受
沉於苦之法 一切諸病宅 爲老死之法
身爲增恩愛 苦以寒與熱 或風而不和
是則病始生 爲敗壞諸根 夫疾賊害人
老死竿厄人 如雪聚得火 疾而爲解釋

斯若此無數 身之多災禍 吾所演一切
未能已備具 要以為諸苦 腐身為不實
多因緣以成 大邪以為軀

十一因緣章

佛言行者有十一因緣滅道制令人不墮惡道當不
識者謂萬物一為大會謂人衆二者多食謂諸美亦
謂過飽三者為多行謂多業四為多喧謂多語五為
多睡眠六為會聚謂禪中七為習行謂多事八為愛
身九為輕謂非法語十為貪謂多欲十一為不好善
處居謂惡人中行 道者當斷是十一因緣得道疾

內身觀章句經

法觀經

西 晉 竺 法 護 譯

佛言第一何以故數息用息輕易知故以世間人皆貪身未能捨身守意又身中事難分別皆不信本無意不止何以有故說空意顛倒習息見有無故先說息稍稍解人意上頭爲數已得行爲第一禪佛言坐禪當三定何等爲三定一者身定二者口定三者意定痛痒止爲身定聲止爲口定意念止爲意定念止者爲受行常念道聲止者斷四惡痛痒止者爲不隨貪意在內已身定口定意定當立戒身意持持者爲

一切無所犯又身意持名爲治治者意持意行三十七品經故經言所不識所不能止爲息中不識意去時不能止意去如是當精進行出力守正坐叉手低頭持意內著心中隨自生滅當識意去時已識當能止便不墮蓋蓋在戲疑聽六根如是爲不可佛言數息意令息數不互何意令意爲互行佛言已三定戒應律爲道法愛行道故經言貪道法行道已坐行道上夜後夜驚意守食時至禺中日西至夕名爲四守當精不離是爲勤力夜半日出日中晡時是名爲四止讀經經行旋塔內外自觀身體內視五滅外從頭

至足從足至頭一一觀視斯何等有皆當臭敗節節解墮本無所有來作去亦滅盡無所有反覆徊念用數心意復不解眼見死人諦念從頭至足若坐若起若飯食常念著心中用堅其心是爲數念出息入息念滅時已覺息滅盡時無所有校計思惟知人物皆當復盡意止已定便知空故經言一者勤力二者數念三者思惟佛言自觀身有時當觀他人身當觀身者爲校計當觀他人身者爲自觀身意著當觀他人身死敗有時可自觀身亦可觀他人身著當觀他人身觀者爲自觀身意不著可觀他人身亦爲觀他人身

意不著有時不可自觀身亦不可觀他人身不可自觀身者爲自見身肥白好不可觀他人身亦爲見他人身肥白好端正膩眉赤絮見肥當念臃脹見白念死人骨見膩眉念死人欲壞時色轉青黑見赤絮念血皆當壞敗何等可食是意自觀身有三十二物者計髮毛爪齒骨皮肉五藏十一事屬地淚涕唾膿血肪髓汗小便七事屬水溫熱主消食二事屬火風有十二事是三十二物皆從地水火風出何等爲地人生從穀精氣穀爲地意爲種精氣爲水雨便合生身故求一衣一食是爲養氣護主人身爲本無故滅盡

無常得道便知身非身念身不久要當死敗意爲人種便守意一心癡人不守意護魂神但養四柯爲色味所欺謂身是我計不知惡一切從身起飯食貪味便墮苦往來生死不脫卒逢惡對魂神空去趣善惡之道身死墮地日夜消腐亦本無所有但意行故化成身死皆歸土萬物亦爾皆當過去是爲非常人不計多念萬端皆不爲一以是爲苦身死索牽萬物亦爾滅是爲已復生生復苦便作善惡行種栽未知所趣是爲非身道人行道當爲斷人不知四非常終不得道以自計身視諸死敗知人物皆無所有意便

守止得行歡喜已得行心便安不離五者其心一是道佛言念身觀頭髮腦念髮本無所有來作爲化成皆當腐落腦如凝米粥皆當臭敗眼但有窮水皆汁出空埒耳但有肉垢皆穿漏鼻口涕唾皆流棄消壞舌咽喉肺腑肝心中惡血肝膽膈脾著胃腎著脊胃中有未消食大腸有屎小腸胞有尿發便腹少增減身死氣盡皆當臙脹壞爛腸胃屎尿相澆瀆臭處可惡下有尻肉兩脛兩足肥肉稍盡筋脉壞敗骨鎖節節解墮脛胫確正白髀骨如車輪尻骨與脊骨相連脊與肋骨相連肩骨與肘臂手相連皮革消腐節

節解墮頸骨與髑髏相連肉血消盡磨磨但有骨氣
出不報爲死人身誕正直不復搖風去身冷火去黃
汗從九孔流出水去死不復食地去三四日色轉正
青膿血從口鼻耳目中出正赤肌肉壞敗骨正白久
久轉黑作灰土視郭外屍死人死人骨如是自身亦
如是皆當滅盡是爲空出息盡時便知空知空便知
身空何以故知命近在息空故佛言是意當先觀思
惟滅念待息意便守意意不出身爲道人待在外爲
萬物念在內爲思識欲滅念待當念物非常敗皆非
我所我亦非物主意念死時持何等去持善持一必

持經多作多樂故佛言是汝物持去其餘一切皆非
我所意當識念何等恩愛會當別離各自消腐念之
但亂人意墮人罪要當還身守淨趣泥洹道佛從一
心至九道念四色皆當消滅謂人死四五日欲臭壞
色轉正青五日六日膿血從口鼻耳目中出正赤後
肌肉壞敗腸胃生蟲還自食皮革消腐骨顏正白久
久轉黑作灰土明地水火風空皆非我所意汝從無
數世已來亦爲人作妻子奴婢亦作畜生牛馬蟲象
勤苦重負亦爲人所屠剝膾炙今爲人復與人作妻
子奴婢亦取畜生屠剝膾刺斫自在身死皆當復受

行道人汝寧見死人不氣絕便無所知身佺正直便臭壤可惡諦念便畏不欲見何以故不怖一心一心令人上天得泥洹道佛知九道皆空無所有故還就一心行道人急滅念待無所他知便至拘深國行拘深俱在所見用不在故不見佛言意欲貪念非常敗姪當念對瞋恚念等心愚癡念本一切行非常無爲安隱人不知非常終不去貪亦不離薜荔道世間所有如夢耳夢飯食見好寤便不見世間所有如是生便死適成便壞要皆歸空當何等可貪人有妻子財產亦爾何以故人治生得錢利時若家室合會喜樂

譬如飛鳥聚會亦皆無常一旦別離亦便不見正使有憂恐萬苦意在生死中爲日積罪黠人自約少欲趣求一衣一食從定意行不求地止常還身守淨斷求念空問曰行道守意根本從何起佛言天地成後人從十五天上來下壽無有夭折生死五道從六衰起人生心意本自善無有貪愛痛痒思想生死識爲耳目鼻口所欺目光視色耳聲音鼻知香口知味身知寒溫麤細心爲作十事成五陰意爲識合爲六衰因作善惡行種栽從是便有老病死生五道求道欲斷生死故自守意止目色止耳聲止鼻香止口味止

身如斷六衰行觀懷心念坐禪滅意識得道者五陰
悉滅知本無便念空想空徑向泥洹問所以守意者
意爲識主行故惡六衰爲禍行種五道根本道人精
思自守四意欲止無邪念識思想走何道人欲滅念
識思想當一切行非常斷身十事身口意三者定五
陰六衰乃止三定者口無所知爲口定身無所知爲
身定意無所復念爲意定佛言道有四要界持啓封
乃得出何等爲四一爲識苦不復向萬物是爲得出
三惡道啓二者知身非身便壞身不復受是爲從人
得出門第六天上啓三者知非常意不復向是爲得

出十八天啓四者知空滅空是爲得出二十八天啓
空滅乃爲墮道故經言行道覺者得出謂覺苦空非
身非常得出者謂得出四要界得第一禪上七天無
有身景何以故行道壞身故

法觀經

迦葉結經

後漢安息三藏安世高譯

聞如是一時世尊滅度未久諸羅漢等悉會共議未
集經藏法律諸義各心念言吾等所作已辦越塵勞
山枯竭愛河一切智日佛天中天眼忽不見吾等患
狀載攝是身今欲般泥洹卽說偈曰

已度愚人淵 恩愛海難越 破壞俗朽老
及生死之輪 見諸種衆著 身如蛭蛇篋
我等當滅度 意淨如燈滅

於是無數千阿羅漢等各自從意所好山巖流河泉

源深岸之中於彼滅度盡其恩愛如燈忽滅時無數
千阿羅漢等悉般泥洹天住虛空白大迦葉今真人
等已滅度安於是天人卽說頌曰

宜尊之音聲 其久心無礙 今是爲已逝
佛者消垢安 如應衆導首 以爲定離慧
忽愚癡窈冥 法德光不見

尊者迦葉聞是言已心自念言快哉天人說此世間
不久當復窈冥此當云何卽自念言便以解了今攝
結義當集經律諸法化要用哀愍故安隱世間何以
故世尊從無數劫作行積功累德勤苦難量欲安世

間集是法律律以救攝於是奉護佛法所化未滅度
頃當共合集攝護法化於是賢者大迦葉等會比丘
僧便告言曰阿那律等能仁無常金剛山壞佛勝日
冥非常之闇蔽能仁光非常之日空竭佛海非常之
火燒一切智今正是時常護世間念父功德當立父
事稱譽父教所作使成於是頌曰

未結無上義 不當捨滅度 具安佛之子

須集衆經卷

於是衆比丘僧適說是已尊者迦葉五百羅漢欲合
集結正法律義便詣羅閱祇聚會歲臘爾時賢者阿

難亦具歲臘其諸耆年心念如是此阿難者世尊之
弟又常親侍聞持大智解一切法爾時聖衆即便歎
曰

於是和順衆 奉佛教如掌 十力所稱譽
所言淨持慧

於是七月十五日新歲已竟便集經卷法律諸藏五
百羅漢悉俱聚會耆年大迦葉告賢者阿那律卿觀
世間誰離十力如來弟子衆僧何所羅漢所作已辦
而不來會乎於是阿那律卽以天眼察視世間報曰
仁者大迦葉有耆年名曰憍桓鉢在尸利天宮而作

新歲彼不來會唯大迦葉當遣僧使請呼至此爾時
衆中有幼者新受大戒三年比丘比丘字不那三垢
已斷逮三達智曉三藏經獲于三明不著三界猶得
自在於彼大迦葉告衆僧曰年少比丘子汝能爲衆
僧使乎時賢者不那起住叉手受如尊教輒能行耳
大迦葉曰善哉善哉比丘賢聖衆中有是年幼比丘
甚爲佳矣說是則已頌曰

尸利若干種 衆華光盛耀 疾速往到彼
如蜂採輒香 憍桓鉢神通 所止而有勝
如孚承衆教 宣化如是意 大迦葉之等

衆僧遣吾告 於此興僧事 速來至于期
於是賢者不那從衆羅漢受是命已譬如金翅鳥踊
出龍宮如人胸頃倒憍桓鉢所稽首禮足談語問訊
便說頌曰

寂然善哉性 樂定滅調順 志淨迦葉請
及餘尊自在 合會有僧事 最興佛無量
彼因欲命具 來下見衆勝

於是賢者憍桓鉢聞不那言一時心念謂不那曰仁
者不那有比丘僧得無鬪變諍訟之事十力所轉法
輪之教衆邪異道無亂之乎外道畜生如驚鹿輩得

無欲以壞於佛法邪黨得無以螢火之明欲障日之光耀乎得無以非寂志見沙門像無梵志行自謂清淨又不那仁者當說佛告比丘衆教而卿反謂迦葉之等比丘之衆將無大哀世尊般泥洹將無演慧世珍不見異道耗亂正法之教儻無十力轉法輪王自在非常忽而不見將無大哀安隱一切救護衆生寂而不起佛日不没乎佛喻月光得無罣礙有覆蔽將無道樹覺意生花興盛之好沙門果實歸于無常世間大燈得無非常風滅之耶得無非常水滅于佛火儻無愚癡子諍亂佛教將法輪義追返不還無佛月

耀光明爲盡將阿須倫障大光明爾時賢者不那曰唯憍桓鉢佛船已壞慧山已崩諸持法之等亦欲滅度越彼世間憍桓鉢曰惡人得無合鬪變諍云何於世間得聞正法於是而寂謂不那曰以爲拔惡餘在無要離如來光世間無復威神之耀當往何求卽時頌曰

世間以爲空 無佛無所樂 閻浮利何索
便於是滅度

於是賢者憍桓鉢取鉢衣服與不那曰以奉聖衆宣我聲曰一切衆賢悉願忍以於善哉義尊之無放逸

賢者憍桓鉢說是已竟便而滅度滅度已從身出火還自闍維如火積薪然炬矣闍維已竟便於空中放四流泉來下灌身水清且涼其色如水精瑠璃之色彼流水自然有聲而說頌曰

第一流水曰

智慧住生死 不當信浮雲 無常壞金剛

佛山王以崩

第二流水曰

所有常動搖 多畏勤苦害 不自在捨已
佛歎滅度安

第三流水曰

如是無放逸 所作成其身 無數惱害擾
如然燈疾滅

第四流水曰

衆中最有勝 當爲稽首禮 尊者憍桓鉢
至於般泥曰 樂從佛十力 願隨而滅度
譬如六牙象 其子慕逐母 於彼稽首禮
一切賢聖衆 唯願尊上僧 原我之所咎
於是賢者憍桓鉢滅度之後賢者不那便取衣鉢如
彈指頃卽時來還以奉衆僧次第禮竟便說頌曰

人中之最尊 大哀而寂然 憍桓鉢聞之

應時便滅度 於彼稽首禮 一切賢聖衆

唯願尊上僧 原我之所答

說是已後便自滅度於時一切衆僧皆計非常須臾
思惟正經戒律諸法之解卽悉赴會比丘僧爾時賢
者大迦葉告阿那律曰仁者且觀是衆會中誰有姪
怒癡縛結未解恩愛陰蓋須學戒辯凡夫聚會也時
阿那律察座訖白大迦葉有比丘名阿難世尊侍者
方當學成彼來會此於是賢者大迦葉謂賢者阿難
汝且起去我等不與卿共結經要阿難報曰願尊者

大迦葉歡悅我不缺戒亦無邪見亦不壞業亦不失
行亦不犯衆迦葉報曰唯且阿難卿侍如來親近世
尊無有缺戒何足爲怪又仁謂言我無所犯起取證
舍勒來我當計卿前後過罪於是大迦葉適起此心
三千世界六返震動百千人住於虛空舉聲稱怨
哉此大迦葉何以出辭乃爾於時賢者迦葉謂阿難
言仁者云何謂無所犯何故從佛求令女人出家爲
沙門阿難報曰唯大迦葉世尊母終時摩訶摩耶瞿
曇彌勤苦養育躬奉世尊爲菩薩時乳哺令長欲報
其恩故求令作沙門愍念親族欲令得度是故求佛

令作沙門又聞過去諸佛平等正覺有四輩衆我念
世尊法教之化得無減少故從佛求使作沙門尊者
迦葉曰唯阿難是爲不足達孝報恩如來法身供養
之德令女人作沙門者譬如成就稻田天大雨墮雹
而破壞之佛正法者本當久立坐于女人出家作沙
門令住千歲又阿難汝言我用愍念親族之故求爲
沙門是爲不應沙門之法以有親族恩念故矣又阿
難汝言過去諸平等正覺具有四輩故求爲沙門者
爾時世人姪怒癡薄無有縛結志樂空閑心無瑕穢
豈得比之今時人乎是爲一過下算著地又阿難汝

復有過又世尊所說其有精進獲四神足者便能自
在任壽一劫若復踰劫汝何爲不從世尊求哀愍傷
世間阿難答曰唯尊者時魔波旬耗勞我意故不從
佛求哀耳迦葉答曰是爲大過何謂侍於無欲當降
魔力反從魔教是爲二過阿難汝且不識是過汝復
有過世尊訶汝汝時恨言他犯他坐是爲三過次復
有過汝以足越世尊金縷織成衣是爲四過阿難次
復有過世尊臨般泥洹時欲至雙樹從汝求水而不
與之是爲五過汝復有過時佛世尊說諸雜碎隨順
禁戒汝亦不念爲當來人分別問之是爲六過汝爲

以世尊陰馬之藏示於衆人是爲七過阿難汝復有過何以故以世尊紫磨金色示于女人令上啼哭淚汙其足是爲八過阿難汝復有過是衆會中無姪怒癡而汝獨有三垢之瑕汝方當學成其道化衆所作已辦而汝未達是爲九過且起出會終不與卿共結經也賢者阿難普察四座悲哀音嗚呼甚毒何因乃爾乎我身今日已離如來無救無護目不覩明世間爲冥又賢者大迦葉其佛世尊臨滅度時告阿難汝莫啼悲無以我累於大迦葉今偶小誤而不相原唯仁者迦葉悅豫意解後不敢失也尊者迦葉謂阿難

曰汝莫啼哭仁功德本以普具足我等法要會當如言直諫之辭不得不設阿難且起吾不與卿共結經要於是賢者阿那律謂大迦葉我等云何遠離阿難佛之侍者博聞總持積要之藏次佛第三而結經要乎尊者大迦葉曰吾等不與阿難言學之類但共結集經義法要阿難且起自退而去吾與成就阿羅漢等乃俱結經於是阿難起坐悲哀顧視衆比丘憂色而出應時其夜被祇支子爲示開解斷一切結得羅漢道逮三達智果大神通諸羅漢衆異日共會無數百千如阿須倫捨月之光其明照耀普現世間阿難

心悅脫諸瑕穢所作已辦尊者迦葉曰善哉善哉阿難卿逮平等吾心欣踊世尊所謂累者敎令已度卿耳如是順次得斷諸漏又汝阿難其佛世尊講說法眼蒙仁博聞持法之恩當令永立於是頌曰

彼佛住世尊 所至爲第一 悉有如人民
道術不齊逝 於是甘露味 爲至普賢人
佛定滅寂然 以故敎化布

於是諸耆年謂阿難曰汝當住須結集正經法律衆法之解於是衆會無數百千告阿難已念法恭敬具足玄廣普察比丘思佛功德而不可限於是頌曰

此比丘衆勝 以違遠佛德 不復有威耀
如空離日光

於是賢者阿難卽觀師子之座衆比丘僧周匝圍繞如師子王處衆師子阿難坐已賢者大迦葉爲阿難說頌曰

大智願說之 安住子唯講 何所之經卷
世尊最先說

迦葉爲阿難說是偈適竟阿難意卽得佛覺而念經道無所畏懼亦不動搖無所疑難遙向世尊般泥洹處一心叉手便口頌曰

聞如是一時 佛遊波羅奈 仙人鹿苑說

具足法輪經

衆尊甚多悉共勸助乃上師子座如師子行第一說
言聞如是一時隨尊所處所可聞經皆悉誦宣時
切衆羅漢等聞是言已便皆避坐下處于地心念如
是嗚呼無常力吾等自覩如來說法適爾近耳今日
云何聽聞如是爾時真人說此頌曰

咄三界恍惚 如月現于水 譬如彼幻化

猶芭蕉無堅 三界無等侶 功德最清淨

佛者常有終 忽乖如風起

爾時賢者大迦葉須臾聞禪思便嗟歎曰嗚呼終力
一切無脫於是頌曰

不顧無智者 亦不護有智 脫與及未度

無有人歸盡 不以言呪濟 不用麤辭免

世間無等耳 同如海水鹹

於是大迦葉從阿難聞是言已便慙懃受轉法輪經
告阿若拘憐五比丘汝等所受如是不答曰若斯如
是比類結集正經藏結集律藏結集諸法藏結集經
時諸天卽來住于虛空舉聲稱曰

衆上爲阿難 示現諸教禁 造集正法經

哀愍衆人民 於是精集行 釋迦文善導

未來及現在 爲得第一定

於是結集正經律禁諸法解已尊者大迦葉卽說頌

曰

是爲哀愍人 所建法經卷 結集十力教

則爲無有量 其世間邪見 及念窈冥滅

其光照耀遠 冥中然大燈

迦葉結經

音釋

腓 蘇干切

膜 音莫 膜也

腓 于貴切

胞 音包 痰瘰 瘰音談 病液也

瘰 音蔭 心

腓 苦化切 兩

糅 如又切

頰 頰音葛切

之劣切 嘔

肉也與齧同

龍 盧紅切

膂 膂音舉切 苦

處爲尻 筴

側伯切

窮 匹貌切

膈 膈音核切 瀦 瀦音讚

也 挺

直也 確

苦角切

挺 他胃切 窈 窈音杏切 瞋 瞋音動

也 托 攪也

古欽居士程辰同善女汪氏施刻 禪要詞欲經四經同卷 計字八千七百箇

諸根頓淨福慧齊圓大地衆生同登正覺

崇禎六年孟春月徑山化城寺識

